

前言

我在第一本書《痛苦的上帝》（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?）裡，探究了「當傷痛時，上帝在哪裡」的問題，從那之後的多年，我的寫作就經常圍繞在痛苦與受苦的議題。接著，二〇二〇年的到來，一場全球性的健康危機，把每個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暴露於危險之中。幾個禮拜內，一種微小的病毒壓制了各地醫院，破壞了各樣經濟，並讓各種日常的社交互動大亂。

過去，我們並沒有任何操作手冊，來引導我們當如何回應全球大流行的疫情——還是，我們其實有過？很快的，許多歷史學家從過去許多疾病的爆發，例如：天花、霍亂、鼠疫和西班牙流感，來汲取經驗教訓。在不同時代，

這每一種天降的大患，傳播恐慌，並中斷人類的常態生活。每一次的大流行，都把人類降級成脆弱不堪又倉皇失措的生物，不得不去面對一些似乎沒有令人滿意答案的問題。

哪裡可以找到一名嚮導，曾經從如此折磨的考驗中倖存，並提供歷世歷代劫後餘生的智慧？我在一本早在COVID-19之前四個世紀就有的日誌裡，找到了答案。鄧恩於一六二三年，在他自己所在的倫敦市，在鼠疫大流行期間，寫過《緊急時刻的祈禱》（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）。在這裡，終於，有一位過去的大師級導師，且是在危機中值得信賴的同伴。

有了這個發現我很興奮，於是自己躲到一座山裡避靜，展開一個將會占據我好幾個月的計畫。我的目標是：讓二十一世紀的讀者，可以從這位最偉大的作家之一，接觸到更多永恆的深刻見解。自鄧恩的時代以來，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都已大幅改善，我卻沒有認識其他

人，對於在健康危機期間如何正視上帝，比他
有過更好的描述。

鄧恩寫下的二十三篇默想，描繪了他患病
的不同階段，包含了英國文學裡某些最耳熟能
詳的段落：「沒有人是孤島……，喪鐘在為誰
敲，我本茫然不曉，……它正為你哀悼。」我
加入了七篇解釋某些作者背景的事項，到鄧恩
的默想內容之中。鄧恩以默觀祈禱的形式在寫
作，他的反思應該也要以默觀祈禱的方式來閱
讀。我建議以一個為期三十天的週期，一天閱
讀一篇。

在我編輯鄧恩的《緊急時刻的祈禱》時，
我蠻橫又選擇性地削減任何需要解釋的部分：
古老科學、希臘神話，甚至是奇怪的聖經段
落。我只挑選了那些似乎有立即相關的部分，
但不僅限於COVID-19危機，還有任何引發存在
意義問題的相關危機。並且，我試著把鄧恩複
雜的寫作風格，揉雜成當代讀者更能吸收的內
容，雖然這麼做非常放肆失禮，實在不好意思。

我想要從鄧恩的文學名作中，汲取一些談論如何活與如何死的普世真理。在這個版本中，你會遺失許多作者使用的頭韻、雙關，以及修辭設置。如果你發現你自己被我的釋義所困擾，或是單純好奇哪些東西被我省略了，那麼，我鼓勵你下載原文來讀（免費取得原文的網址：<https://freeditorial.com/en/books/devotions-upon-emergent-occasions>）。

我特別感謝我《靈魂倖存者》（Soul Survivor）的出版社，本書對鄧恩的註釋，有一部分是出自《靈魂倖存者》書中。感謝我的寫作經紀人凱瑟琳·海默斯（Kathryn Helmers），她是構思這個計畫裡幫助我最多的；感謝我的執行助理喬妮·德格南·巴特（Joannie Degnan Barth），她在這整個過程中發揮無法估算且極其寶貴的作用。



經歷危機的道路

在我二十多歲，初次接觸到鄧恩《緊急時刻的祈禱》時，正是從這本書第一頁的文字，就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先前就知道鄧恩的名聲，他是英格蘭最偉大的詩人之一，但沒有任何東西使我預備好，去理解他在個人危機時期與上帝對峙的原始描述。

在十七世紀的倫敦，鄧恩任職於聖保羅大教堂的主祭暨牧師，擔任那時代最顯赫的宗教職務之一。在致命的疫情期間，他為了給予教友們教牧安慰，操心過度，身心折損。全市的人口大量銳減，喪禮的鐘聲每天殘酷無情地響

起。鄧恩感到靈裡枯乾，力不從心。接著，他自己的身體出現了生病的首波症狀，醫生認為似乎是鼠疫的明顯跡象。有一個月之久，他臥病在床，聽見教堂的鐘聲為他人而鳴，他想知道下一回鐘聲鳴響，是否就是在宣告自己的死亡。

雖然疾病讓他變得極度虛弱，鄧恩卻倚賴他作家的本能來應對，按照時間順序，寫下每個階段的狀況。**祢要試著告訴我們什麼，上帝？祢怎麼可以把我擊倒，在我的羊群迫切需要我的時刻？我年輕時，曾經是縱情慾樂的人——這就是祢使用的方式嗎？殘酷地把我固定在床上？祢樂於看到我們人類在痛苦中打滾嗎？祢仍然醫治人們嗎？祢正試著向世界傳遞什麼信息？**他被這樣的問題所折磨，尋遍他記憶中的聖經，以求洞見與解答。

「上帝啊，我的上帝」：繼承約伯和奧古斯丁的傳統，鄧恩在書中使用第二人稱來代表上帝，直接對上帝說話。風格上，《緊急時刻的

祈禱》與他的講章迥異，也與他逸趣橫生、措辭巧妙的詩作不同。《緊急時刻的祈禱》是個人性的、激昂的、情緒化的，近乎反覆無常。它反映了一位沉浸於自我的作家，被推向死亡懸崖邊緣時所呈現的狂熱狀態。

鄧恩的寫作中，他的靈性觀點在崇敬的信靠與偏執之間來回擺盪。用今日的話來說，他向上帝展現的是被動攻擊的方式，一下子苛刻要求，一下子膽怯退縮。有時候，他寫日誌，把它當作是一種認知治療，告訴自己在沒有信心時進入信心，在只感受到絕望時進入盼望。

在 COVID-19 疫情大流行的初期，當我尋找藏身之處而再度投入到鄧恩的書中，對於它竟能如此直接適用於現在的危機，感到極大的震撼。自從鄧恩的時代以來，科學已經帶來了徹底的改變，多到讓人難以辨識。伽利略和哥白尼所相信的宇宙觀念，正是在他的年代流傳，但疾病的起源理論，那時卻還沒被發現。鄧恩的醫師們用放血來治療他，他們放幾隻鴿

子在他的頭上，驅除他體內的某些水氣和心緒，再放幾隻白鴿在他的「下半身」，驅除另一些水氣。不過，鄧恩對上帝發出的抗議，簡直就像是昨日才剛寫下的。

當我閱讀時，我看見鄧恩所掙扎的問題，與四百年後 COVID-19 疫情大流行期間會發出的許多問題相同。幽閉恐懼般地被限制在床上，他讓自己的心思漫遊，以理解自己所在經歷之事。我想到與現代的雷同之處，那些在加護病房隔離的病人，他們的身體像是被當成壞損機器的方式來進行治療，除了偶而出現戴口罩和穿隔離衣的醫護人員前來協助之外，病人往往是孤身一人。在鄧恩的年代還沒有呼吸器和呼吸管，但是一些粗糙的清理和放血技術，同樣讓治療似乎變得比疾病本身更難熬。

處在如此環境下的偉大作家，在今日會寫出什麼，尤其是一位有信仰的作家？也許，是某種相當類似於鄧恩的《緊急時刻的祈禱》。鄧恩與上帝摔跤的日誌，是超越時間的，不只

適用於疾病性的危機，也適用於我們現代人在這個混亂的地球上，所面臨的大小危機。

經歷這一切，鄧恩沒有失去他對英文的巧思與技藝。鄧恩的創作結果是一項永恆的成就，當二〇一七年，英媒《衛報》（The Guardian）決選跨時代一百本最佳非虛構類好書，鄧恩的《緊急時刻的祈禱》榜上有名。

有好幾年，我買了好幾本鄧恩的《緊急時刻的祈禱》送給朋友。「你之前讀過嗎？」我一次又一次問道，只得到一些難為情的回覆，像是：「我試過，真的，但就是無法理解昔日語言和老式語法。」鄧恩的某些句子，在從屬子句的迷宮中遊走，還往往超過兩百字。儘管鄧恩的《緊急時刻的祈禱》富涵洞見，今天在學術圈外卻很少人讀它了，就連學者們也需要註釋書，協助他們解釋鄧恩用的某些晦澀難明的典故。

鄧恩的《緊急時刻的祈禱》，是在英王欽定本聖經（King James Bible）誕生僅僅十年後

就出版了。英王欽定本聖經現在還有許多翻譯及釋義，用來協助當代讀者理解。出於大膽或傻勁之舉，我決定試著替鄧恩這本論受苦的經典作品釋義。

在許多其他事情中，COVID-19已經提醒我們，我們都是凡人；我們將來全都會死。對於人是會死的這個事實，有些現代人似乎因而覺得冒犯。鄧恩卻在一個死是極為稀鬆平常的時代寫作，當時半數孩子在成年前就死了，一般人的平均壽命也只有三十三歲。

莉蒂亞·杜格爾博士（Lydia Dugdale）是一位在紐約前線對抗新冠病毒疫情的醫生，她視這場危機是恢復「死亡藝術」（the art of dying，拉丁文稱為Ars Moriendi）的機會。中世紀晚期的人們預備自己的死亡，就像演員預備自己的最後一場演出。而預備的項目，包括為罪悔改、企圖修補家庭裂痕、分遺產，並聚集臨終之人所愛的親友，向他們說出最終的話。當杜格爾撰寫她的書《失落的死亡藝術：復